

·云南民族学院资助出版

民族语言文化论集

盖兴之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序

这本文集收入的 23 篇文章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20 年中写作的，因此，它与民族语言文化、民族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突出地表现了面向现实、开拓创新的特点。为了方便研究者参考，没有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次序编排，而是以文章的学科性质归类，共分为 3 类：

1. 语言文字研究：有 13 篇文章，可分为 4 个方面。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兴起了关于汉藏语言系属的研究，作者除了在研究方法上的阐释外，还具体研究了藏缅语族中景、缅、彝语群语言的系属，提出了把景颇语支、缅语支、彝语支归为一个语支即缅彝语支（或作彝缅语支）的主张，用以辩驳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教授的景颇语言中心论和白语属澳泰语系的理论。二是围绕 70 年代对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所开展的识别基诺语的研究。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严肃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政策性。我作为识别组的成员，曾 4 次去基诺山做基诺语言的调查研究，先后写出近 20 万字的论著描写了基诺语言的特点，揭示了它具有的景颇语群与彝语群语言的中介性质，论证了它在彝语群语言中的地位，明确了它的系属分类。三是对云南民族文字创制推行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云南民族文字的创制、选择，新老文字的关系等等。四是对云南的双语现象与双语形成和发展中所产生的中介语的研究，分析了它的性质和它在汉语方言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它与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底层形成的关系。

2. 语言文化研究：语言学是个独立的学科，但语言是社会现象，是从属于人类文化的。语言研究不能孤立进行。需要跟文学、民族学、民间文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等学科结合起来交叉研究，这样才能加深对语言人文性质的理解和它在人文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文集收了6篇文章，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

3. 双语教学研究：有4篇文章，云南民族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50年，但是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低的问题远未解决，这是云南教育50年辉煌成就中的遗憾。在这些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既难规划更难落实。要科教兴边，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出路就是要搞双语教育。文章探讨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论和对云南双语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的意见，对云南民族教育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有着智囊的作用。

这本文集选录的文章绝大多数是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生的现实问题，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无从产生这些文章。有个别几篇是研究民族语言学科发展中出现的国内外专家关注的语言理论问题，主要是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这种文章有争鸣的性质，是创新性的探讨。因此我为这本文集能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自慰。为了庆祝云南民族学院成立50周年，文集是一份小小的贺礼，作为对我院50华诞的永恒的纪念。

1999年10月8日于昆明

目 录

序	(1)
---	-----

语言文字研究

汉藏语言系属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
试论缅彝语言的谱系分类	(14)
纳西语在藏缅语言中的地位	(29)
藏缅语言的松紧元音	(48)
彝语支语言的小舌音	(57)
中介语与底层研究的关系	(76)
基诺语实词的形态变化	(90)
基诺语句子的语气	(127)
基诺语的方言	(142)
拉祜语没有紧元音	(177)
傣傣语词汇研究	(185)
谈谈新老傣傣文	(230)
关于新老傣傣文的选择问题	(239)

语言文化研究

语言与民族文化研究	(257)
民族识别中的语言学问题	(270)
民族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	(285)
云南少数民族父子连名制新探	(292)

纳西语言中的多元文化现象·····	(308)
基诺族民歌格律·····	(317)

双语教学研究

双语教学法的理论研究·····	(335)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354)
主动适应素质教育，探索汉语教学新路·····	(372)
语言对比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388)

语言文字研究

汉藏语言系属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汉藏语系”的术语是在印欧语系这个概念确立之后，由于语言学研究的需要仿效类推出来的，当时这个概念并没有汉藏语言比较研究的基础。但是近百年来汉藏语言的研究已逐步夯实了这个基础，语系内部各语族、各语支、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都能或多或少的得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说明，证明汉藏语系诸语言有着同一的来源。“语系”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假设，“语系——语族——语支”的这种谱系树的三分法的框架，实际上是根据生物进化方法演绎出来的。用这个框架来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进行分类，本来就难讨公道，意见分歧自是情理中事。由于这个框架是根据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材料建立的，因此用于解释说明印欧语言的同源和亲疏关系还是适宜的。但是用它来类分汉藏语言，用它来解释汉藏语言间的亲疏关系就很难得到一致的认识。比如李方桂教授与白保罗教授就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分类意见。应当提倡这种不同观点的讨论，通过讨论可以正确地确立汉藏语言的系属关系并给予科学的说明，从而推动语言发生学的研究。这样就不能不涉及到语言系属研究中的一些原则、方法问题，本文试就下列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哲学思想上的倾向

学术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语言的系属分

* 本文原载《民族语文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类研究也是这样，因此语言学家的语言系属分类表无不带有哲学思想的印记。不同的哲学思想对于语言的认识、对于语言材料的分析和运用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影响着语言研究的结论。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崇拜者，他的语言研究始终受着这种思想体系给予他的影响。比如在原始印欧语的构拟中，“施莱赫尔假设了如下的印欧语系母体语言的语音体系：

基本元音：	a	i	u
第一度加强：	aa (ā)	ai	au
第二度加强：	āa (ā)	āi	āu
辅音：	r	n	m
	j	v	s
	k	g	gh
	t	d	dh
	p	b	bh

我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个严格的三等分制，或三群等分制，施莱赫尔自己还提醒这些‘特别的数目上的事实’；他作为黑格尔的一个门徒，显然认为这种体系有值得推荐的地方。不过这对于我们却有个相反的作用。即使我们勉强能相信施莱赫尔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出他这样的语音体系来的，……然而我们总不免要怀疑他处处有点儿勉强叫事实来凑合这个三三制的体系。”^①

当代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教授在他的《汉藏语言概论》以及《澳泰语和汉藏语》的有关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李方桂教授的一些新的见解，主要是把侗台语族、苗瑶语族的语言和藏缅语族中的白语，归入了他所建立的“澳——泰语系”。白保罗的系属分类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讲中心（或核心）。语系内有中心，语

^①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

族内有中心，语支内有中心，比如他认为克钦语是藏缅语言的中心。其实，“中心”也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反映。从语言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发展看，在东亚还没有过这种围绕“中心”发展的历史事实。虽然白保罗在1939年曾对谱系研究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即：“密切但不严格的语义相当优于严格的语义相当；完善的语音对应优于有问题的语音对应。”但是在讲中心的系属分类思想体系下，这些关于语音对应的正确意见并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汉藏语系的谱系分类表。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勉强叫事实凑合这个讲中心的体系。苗瑶语、侗台语、白语是汉藏语还是澳泰语，只有通过确立彼此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才能得到科学的阐释，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但也是一条不能不走的路。

就以白语来说，语言学界对它的分类意见极为分歧，但是它和藏缅语言的同源联系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下面列举三例作为讨论的起点。

1. 人称代词的变格：在彝缅语言中用词的内部屈折表达格的语法范畴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语言现象，现以单数人称代词为例说明如下：^①

人 称 格 语 言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主格	宾格	领格	主格	宾格	领格	主格	宾格	领格
白语	ŋo ³¹	ŋo ³¹	ŋu ⁵⁵	no ³¹	no ³¹	nu ⁵⁵	mo ³¹	mo ³¹	mu ⁵⁵
彝语	ŋa ³³	ŋa ³³	ŋa ⁵⁵	nu ³³	nu ³³	ni ⁵⁵	tsh ³³	tsh ³³	tsh ³¹
载瓦语	ŋ ⁵¹	ŋ ²¹	ŋa ⁵⁵	na ⁵¹	na ²¹	na ⁵⁵	j a ²¹	j a ²¹	j a ⁵¹
基诺语	ŋ ³¹	ŋ ³⁵	ŋ ³⁵	ne ³¹	ne ³⁵	ne ³⁵	khur ³¹	khur ³⁵	khur ³⁵
克伦语	je ²¹	je ³³	je ²¹	ne ²¹	na ³³	ne ²¹	a ²¹ we ⁵⁵	/	/

① 克伦语也列入了变格的比较范围，这样连同“比较方法的运用”一节中的克伦语与彝缅语言的语音比较，就可以从形态和语音两个方面证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了。

2. 小舌音的对应：小舌音在羌语支语言中普遍存在，在彝语支语言中分布不广泛，就目前的资料看，彝语、拉祜语、纳西语都还有小舌音。白语有三个方言，碧江方言尚残存有小舌音。现以羌语支的贵琼语、纳木义语和彝语支的拉祜语、纳西语、傣语与碧江白语作小舌音声母的比较，还大致可以看出它们间的语音上的联系。

(1) 白语与彝语支语言的比较，例如：

词义 语言	苦	贵	跛	会	舀	丑
白语	qhv ³³	qa ⁴²	qhe ⁴⁴	qhu ³³	qo ³³	qo ⁴²
拉祜语	qha ⁵³	qha ⁵³	qo ²¹	pu ³⁵	ni ³⁵	tsha ³¹ tshe ⁵⁴
纳西语	qha ³³	d ₁ ¹³	dv ³³	qv ⁵⁵	qua ¹³	qhua ³¹
傣语	kha ³¹	kha ³⁵	kho ³⁵	ku ⁵⁵	kho ³¹	khua ³¹

(2) 白语与羌语支语言的比较，例如：

词义 语言	碗	哭	舀	会	尾	角
白语	qe ⁴²	qho ⁵⁵	qo ³³	qhu ³³	mer ³³ qha ⁵⁵	qo ⁴⁴
贵琼语	qho ⁵³	qho ³⁵	qu ⁵⁵	no ³⁵	mi ⁵⁵ kuε ⁵⁵	we ⁵³
纳木义语	qha ³³ ~	ŋgu ⁵⁵	qe ³⁵	qu ³⁵	me ³³ qu ⁵⁵	qhuε ⁵³

3) 白语韵母 o 与傣语韵母 u 的对应，例如：

词义 语言	公	姑父	黄瓜	拈	你	群	大麦	渡
白语	po ⁵⁵	a ³¹ po ⁴⁴	pho ⁴⁴	tho ³¹	no ³¹	tso ³³	so ⁴²	ko ⁵⁴
傣语	phu ³³	a ³³ vu ³³	a ³¹ pu ³³	thu ³³	nu ³³	dzu ³³	zu ³³	gu ³¹

因此，否定白语属汉藏语系彝语支语言一定要从语言事实上找出它与澳泰语的同源联系的证明，同时又要从语言事实中否定以上列

举的白语与彝语在形态上、语音上的对应规律。不能只在谱系分类表上做这样或那样的调整，否则又会重蹈施莱赫尔勉强叫事实凑合哲学思想需要的错误。所以评价一个系属分类表既要看它的立论和立论的事实根据，又要分析它统摄论据的哲学上的思想倾向。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完整地认识和把握一个学术观点。

二、历史主义的原则

语言系属分类的目的在于说明语言的共同来源和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揭露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分化（也有整化）演变规律，有共同来源的就可以组成一个系属。因此语言系属分类是历史的分类，而不是结构特点的分类。研究语言系属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否则就无法摆脱类型分类和地域分类的影响，仅仅以结构的标准来分类，难免造成语言系属研究的偏颇。

施莱赫尔的谱系树理论在印欧语系的建立中有过重要的成就，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生物进化性质的严重缺陷，一直受着严格的批评。尽管如此，实践中人们又无法摆脱谱系树的理论模式，甚至不加改造地全盘接受和应用。在通行的语言学解释中，谱系树理论有两个要点：1. 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犹如生物学上由一个祖先繁衍出众多的子孙后代那样，它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始语，由于分化便一而二，二而四的发展，形成今天世界的各种语言。因此有所谓“母语”、“姊妹语”、“兄弟语”、“堂兄弟语”的说法。2. 语言的亲疏关系取决于共同点的多少。分化早的语言，共同点少，亲属关系就远；分化晚的语言共同点多，亲属关系就近；根据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点的多少，可以把相关的语言归入语系、语族、语支。这样同一语支的语言关系最近，共同点也最多。两个要点在认识上可概括为语言发展的均衡划一和等同结构的系属分类。这种认识背离了语言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客观事实，干扰了比较法的应用。在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上形成了活的不平衡发展的语言事实和死的整齐划一的三级分类框架的矛

盾，甚至造成历时逆向的毫无历史观点的分类。

在藏缅语族分立白语支就是这种历时逆向分类的一个实例。一千多年之前，白语的前身白蛮话和彝语的前身乌蛮话即使不是同一语言的方言，也是同一语支的语言。但是发展到一千年后的今天，由于白语与彝语有了更多的差异，根据结构特点等同的分类，它与彝语已不再是同语支的姊妹语言，逆向回溯为语支（即白语支）。跟它一千多年前的共同基础语处于同样的地位。如以谱系树理论解释，不就是第三代的孙辈与第一代的祖辈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层面上吗？如果照此循环发展下去，那么有同一起来源的语言便会被归入毫无共同来源的不同的语系中去。所以谱系树理论的三分法并不能完全解释汉藏语系语言发展的复杂情况。

语系、语族、语支是历史的概念，是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分类。它们反映着不同时期的语言一次次地分化，代表着不同阶段的一个个基础语。谱系树理论的严重缺点就在于它缺乏历史观念，单纯用语言结构特点的相同和差异去替代语言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在不少情况下，相同和差异并不能完全地反映语言发展历史的先后过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语言史的研究必须与人文史的研究相结合。语言的系属研究是历史的研究，因此离开了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史、社会史、文化史去进行纯语言的研究是片面的，它的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任意性。汉藏语系的语言主要在我国，这个语系的民族多，历史长，变化大。几千年来各民族相互接触、交往，有的从西向东，有的从北向南，交错穿插你来我往，使使用汉藏语言的族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在发展中消失了，有的在发展中与其他族体组合形成新的民族，有的融入其他的民族，有的在大迁徙中被分裂，形成多个族体。几千年的发展变化演成今天民族的异源合流和同源异流情况，形成今天族体名称的纷繁复杂状况。比如云南境内属汉藏语系语言的族体称谓多达二百几十种。民族分

化、融合的复杂变化必将引起语言的分化、整化、混合、替代等等的巨大变化。这是汉藏语系语言及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的生动、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今天仅仅用语言结构的相同和差异是无法再现它们的真实面貌的。

仡佬语的系属，在国外把它归入澳泰语系，在国内有的划入汉藏语系的语族层级，有的归入汉藏语系侗台语族中的语支层级。在汉藏语系，语族和语支的时代跨距，少说也得两千年来年。如果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观念，系属研究就不会为结构特点所左右，就要认真对待这个上下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了。以结构特点进行语族语支的归类，势必弄得层次混乱，古今颠倒，不利于语系内部各层级的基础语的构拟。系属分类表的排列，首先是历史分类的排列。语言发展的基础是不平衡规律，但是结构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说明历史发展的先后时序。在这方面，对研究无文献的民族语言的人来说，尤应重视历史原则在谱系分类中的应用，并逐步建立这些民族语言的方言学，充实和完善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的谱系分类。

从历史的原则出发，语系中语族、语支这两个术语的局限性很大。特别是对藏缅语言来说，历史跨度很大，语言种类众多，民族迁徙频繁，用语族、语支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无法涵盖这个语族语言的复杂情况的。只有语言的研究跟社会历史的研究相结合，只有在社会历史材料和语言古今材料的比较与统一中才能正确地划分出语言历史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必要墨守语系、语族、语支的三分法，只要从藏缅语言的实际出发，为了达到反映历史发展真实情况的目的，怎样增改都应该是允许的。

三、比较方法的运用

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发展的有效方法，建立语言间的对应关系，确定语言间的系属关系，构拟原始基础语是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都属于历史的

范畴。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言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原则虽然带有普遍性，但是应用于汉藏语言的谱系分类却困难重重。所以研究汉藏语言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对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理论方法，不仅是借鉴，更重要的是创新，要形成适合汉藏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

（一）要改变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况

语音对应规律是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最重要的根据。通过语音对应规律建立汉藏语言的谱系分类这是大家共同的认识，但是事实上大家又都没有用这个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李方桂、白保罗对汉藏语言的谱系分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不过他们的标准都是结构特点相似程度的分类，只是在分歧的问题上才发挥上述的原则，证明自己系属分类表的正确。综观当代一些主要的汉藏语言的谱系分类表，没有谁为他的分类表列出相应的语音对应规律，而仅仅是建立在结构的异同程度和有争议的同源词的基础上。把白语、侗台语、苗瑶语划属澳泰语系，或是在藏缅语族确立景颇语支、白语支都无法找到历史人文资料和有特性的语音对应规律的支持，而且还为原始汉藏语的构拟增加更多的困难。消除这种现象一要有正确的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二要有既广泛又有深度的汉藏语系各别语言的研究材料，因此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最近几年，张琨提出“寻找同源字的时候，应该有弹性，就是不能苛求，就是在意义上差不多的时候，在音韵上差不多的时候，能够讲得通就可以算做同源字”。^①严学宥通过同族词的研究区分同源词和借词^②，罗美珍提出“并

① 张琨：《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载台湾《中国语言学论集》1977年。

② 严学宥：《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载《江汉语言学丛刊》第1辑第4页。

用原则”，即通过同义异形词区别同源词和借词，^① 马蒂索夫又提出，结构类型的共同性不能作为确立语言亲属关系的根据，只有语音对应关系才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凭证。不同系属的语言有相同的结构类型，或者同一系属的语言有不同的结构类型。^② 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意见和方法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去发现汉藏语系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寻求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的原则，这是汉藏语言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思想，也是谋求摆脱汉藏语言系属研究困难的一些新的尝试，汉藏语言的研究有了新的契机。

（二）从建立松散的有弹性的语音对应规律开始

施莱赫尔 1863 年提出了谱系树理论，描绘了印欧语系谱系树的树形图，但是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在 1818 年就建立了格里姆语音定律，这和汉藏语系语言的语系研究迥然不同。谱系树理论在思想和方法上虽然有严重的缺陷，由于施莱赫尔是根据印欧语言比较研究的成果建立的印欧语系树形图，所以这一理论在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冲击之后，不仅根基没有动摇，相反地仍然广泛地影响着语言谱系的分类研究。这也是运用语言结构异同程度类分汉藏语言的系属亲疏关系的主要原因。摆脱这种影响只有紧紧扣住汉藏语言的特点，总结符合自己特点的特殊的原理和方法，也只有尊重事实，才能从建立有弹性的语音对应逐步达到确立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如果一味附会现有的印欧语言历史比较的原则，势必裹足不前，落伍于语言科学的发展。

下面是几组藏缅语言的语音对应的事实，它是对应规律但又不能苛求于它。

① 转引自瞿霭堂《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载《中国社会学》1985 年第 5 期第 21 页。

② 参看《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徐通锵整理），《语言学论丛》第 13 集第 236 页。

1. 彝语语言双唇音 (p 音类)、舌尖音 (t、ts 音类)、舌根音 (k 音类) 的相互转换。下面以景颇语为例:

t:	锅	ti ³¹ (景颇)	瞎	ti ⁵⁵ (景颇)	大	pa ³¹ (景颇)
		ɣu ³⁵ (怒语)		gər ³³ (纳西)		ɣa ²¹ (彝)
k:	饱	bv ³³ (纳西)	蜂	phru ⁵⁵ (基诺)	累	dy ³¹ (彝)
		khru ⁵⁵ (景颇)		lǎ ³¹ kat ³¹ (景颇)		pa ⁵⁵ (景颇)
		d e ³³ (哈尼)		do ³¹ (阿细彝)		ka ³¹ (纳西)
		b o ³³ (傣傣)		bja ³¹ (傣傣)		to ⁴⁴ (彝)

2. 克伦语声母 tθ 与彝语语言 tθ 或 ts、tsh、s 的对应。同时附以羌语、藏语的词, 供比较研究。

词义 语言	三	血	肝	果子	树	药	盐
克伦	tθ ⁵⁵	a ²¹ tθu ²¹	a ²¹ tθu ²¹	da ²¹ tθa ²¹	tθe ²¹	tθi ²¹	tθa ²¹
彝语	tθe ⁵⁵	tθwe ⁵⁵	atθe ⁵⁵	tθi ²⁴⁴ tθi ⁵⁵	tθi ²⁴⁴ pl ²²	hse ⁵⁵	hsa ⁵⁵
傣傣	sa ³³	e ⁵⁵ s ₁ ³¹	e ⁵⁵ s ₁ ³¹	e ⁵⁵ su ₁ ³¹	s ₁ ³⁵ dz ₁ ³³	ne ³³ tsh ₁ ³¹	tsha ³¹ bo ³³
基诺	so ³³	a ³³ ei ⁴⁴	a ³³ tshu ³³	a ³³ su ₁ ³³	a ³³ tsu ₁ ³³	tshi ³³	tsha ⁵⁵ kha ³¹
哈尼	su ⁵⁵	ɔ ³¹ s ₁ ³¹	ɔ ³¹ tshu ³¹	a ⁵⁵ s ₁ ³¹	s ₁ ³³ ts ₁ ⁵⁵	na ³³ tshi ³¹	tsha ³¹ dy ₁ ³¹
彝语	sa ³³	s ₁ ²¹	s ₁ ²¹	s ₁ ³³ œ ²¹	s ₁ ³³ dz ₁ ⁵⁵	ne ³³ tsh ₁ ²⁴	tsha ²¹ bo ³³
景颇	~ sum ³³	sai ²¹	sin ²¹ tfa ³¹	nam ²¹ si ³¹	phun ⁵⁵	tsi ³¹	tjum ³¹
羌语	tshi ⁵⁵	sa ³³	sie ⁵⁵	sie ⁵⁵ mo ⁵⁵	pho ⁵⁵	s ₁ ³³	tsh ₁ ³³
藏语	sum ⁵⁵	tsha ²⁵³	tchi ⁵⁵ pa ⁵³	ci ⁵⁵ to ⁵³	ci ⁵⁵	mē ³³	tsha ⁵⁵

3. 克伦语声母 tθ 与彝语支语言舌根音 (k 音类) 声母的对应。

词义 语言	熊	菜	割	会	虱子	蛆
克伦	da ³¹ tθu ²¹	ga ²¹ tθu ²¹	tθu _e ²¹	tθi ⁵⁵	tθu ²¹	tθa ³³
彝语	ɣu ²¹	ɣu ²¹	ɣu ²¹	ku _w ⁵⁵	(ci ⁵⁵)	xo ³³
傣傣	ɣo ³³	ɣo ³¹	ɣu ³¹	ku _w ⁵⁵	xu _w ³³	xo ³⁵

4. 景颇语、土家语舌尖音声母 (t、ts 音类) 与彝语支语言舌根